**102學年度第2學期輔仁大學「正向的力量」徵文比賽作品**

**佳作**

|  |  |  |  |
| --- | --- | --- | --- |
| 姓 名 | 邱顯丞 | 系 級 | 法律系 |
| 書籍名稱 | 趁著年輕去流浪 | 主題類別 | 勇氣 |
| 題 目 | 出走，一趟回歸自我的旅途 |
| 　　　環顧你我周遭的生活，也許那每天經過的街景、在學校遇見的人、手機傳遞訊息的對象，都是你再也熟悉不過的人事物，那風景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烙印在你的視網膜上，成像，然後成為記憶以及生活的一部分。也許你會感到有一種一成不變的厭煩好似陰天的烏雲罩頂，心裡有種被規律的生活所束縛般難受。而面對這種感覺的侵襲，似乎拋開一切熟悉去異地旅行，已然是一個再正當也不過的理由。　　而純然說是「旅行」，對於陷入瓶頸的生活而言，似乎不夠，因為旅行是要歸家的，而且那家的樣貌在你心中也許沒變，那樣的旅行就會失去某種出走的意義。如果要從旅途中真正的找到一些什麼，改變一些什麼，那就是需要「出走」或是「流浪」的時候了。　　而所謂「出走」，我想就如這本「趁著年輕去流浪」書中林懷民先生的前言所述，所謂出走，就是「讓自己的世界變得寬闊，對自己的沮喪感到可恥，因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心靈旅程。　　這本書中的九個參與雲門「流浪者計畫」的年輕人，原本分別擁有不同的人生際遇，各自有不同的生活信念，但是他們為何都選擇一個人孤獨而勇敢的去「流浪」？我想就是對於自我本身的生活有疑惑，並且這種混沌的狀態，已然成為這些流浪者本身在創作上或者自我的認同上出現了瓶頸。第一位流浪者鄭宗龍，從他的生命歷程以觀，小時候是個叛逆的少年，攜帶毒品滋事被判「保護管束」時起，他的生命就在如此懊悔、掙扎、反反覆覆的自我批判中，矛盾往前。也許就是因為在人生裡有這種際遇，後來學習舞蹈的他才會選擇出走，透過流浪，與自己對話。　　「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使靈魂成為流動的東西，復原到千百種型態。」獨自出發到印度流浪的他，在恆河邊看見每日上演的生老病死，終於在拋開一切的矛盾與掙扎中重新接納自己，並且將自己重生的信念具體的寫入他所指導的劇本當中。　　藉由獨自出走去流浪，或許方知自己為什麼存在，這種找到自我踏實的存在感，才是最真實的自我吧。一個人獨自出走去流浪，所需要的是突破現狀的勇氣，去拋棄一切將其束縛的人、事、物，然後才能在流浪中去專一地追尋自我，然而最重要的不是在於拋棄束縛的過程，而是在於旅途中的人們怎麼樣重新找到回家的路，重新去詮釋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以及生活的意義。 沒錯，當我們行動跨出的第一步，往往是最為困難的，需要有勇氣的決心，一旦你我有了勇敢跨出第一步的正面思維，也許抬頭會發現所見到的天空，會比固守生活步調、猶疑不前下的天空還來得蔚藍，澄明。　　如果接近天空可以讓人能夠擺脫人生一路走來的包袱，並且回歸真正的自己，本書中的謝旺霖可以說是最接近這種境界的流浪者。大三一場失戀以及受《阿拉斯加之死》一書的影響，讓他毅然決然使自己走向一條艱苦而後超脫人生囹圄的旅行：從雲南騎腳踏車攀行西藏高原，全程一千八百公里。沿途承受著高山症發高燒、嘔吐及體力下降的危險，和被西藏獒犬夾攻、腳踏車爆胎等諸多困難，整整兩個月的時間用腳踏車的胎痕去寫下橫越世界上最接近天空的高原的旅行日記。這是一場心靈解放之旅，同時也是一場朝聖之旅。書中訪問謝旺霖說道：「流浪歸來回到現實當中，你會發現其是自己有很多面向的自我。雖然一開始很驚訝，但勇於接受它之後，你會感覺很踏實。那樣活著，有人的感覺。」　　這種經歷，或許就是所謂的「大澈大悟」吧。　　　　很多時候，我們會面臨許多令人挫折或倍感遺憾的事情，諸如親人之離世、愛人之離開、事業之失敗等，然而有些人卻走不出命運的陰影，總以為頭頂上那塊烏雲永遠散不開，沒辦法全然將之放下。當然有些事情是很難放下的，但是如果不斷徘徊於悲傷與低迷的情緒中，人生終將被記憶的枷鎖給束縛，於是走不出去的人或許就有了輕生的念頭。如果此時此刻有人真的是這樣想，那就請他勇敢的去流浪，去出走，請他在一個人的旅途中找尋活下去的勇氣，一個回歸本心的理由。因為在流浪過程中，也許會看見與你日常生活中不一樣且壯麗的風景，或者體會各種人情世故，在長長的旅程中所交織出來的回憶，會使你改變原本對於生命的想法。也正如本書所言：「每一次出走，都是為了回歸原生的土壤。」，那麼我們因為悲傷而去流浪，不也是給了自己一個大澈大悟、回歸真正自己的機會，好讓自己可以繼續勇敢地活著？　　而所謂的「勇敢」，我想就是一種自我思辯過後堅定的意志，不管是透過出走去流浪，或者閱讀完本書，體會那些看似與我們日常生活沒有相關的壯遊，都能激發起我們內心對於自我的認同與肯定，進而真切地了解自身存在的價值。這本書裡還有差不多七個流浪者的故事，從作者專訪他們的心路歷程，簡述他們獨自一人旅行異地，而後將其流浪的所獲得的感悟重新挹注到原本其專業上，譬如舞蹈、剪紙、西塔琴等，在我這個讀者眼裡來說，每一段旅程都是一次又一次感動的重生，讓我每每讀完一篇之後都產生想出走的勇氣，美好的心情在蔚藍天際裡飛翔著。　　旅行是動態的移動，最終是要回歸一個靜止的點。那麼，在我們的心裡面，是不是有一個天天都可以去的地方？而那個地方，就是所謂的歸屬嗎？而我們自己的歸屬，又各自身在何處？而在文中所謂出走，就是一趟自我回歸的旅途，一趟尋回真我的朝聖。也許我們就是要走很遠很遠，才會明白家曾經是在那裡；也許生命就是要走很遠很遠，才會真切地明瞭自己的樣子。　　讀完本書，再環顧周遭的生活，我心中如已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流浪旅程，透過文字在內心世界裡無盡飛揚、敘述、想像、成雲、致雨，轉變成滋潤我心中豐饒草原的滴滴甘霖。而那塊烏雲也早已不是烏雲，而是滋潤心原之後出透曙光的白色高積雲，無憂無慮地飄飛在內心對於未來沒有設限的蔚藍天際裡。而我重新注視書的藍白色天空封面，沉思許久，終於知道趁著年輕去流浪，無不是要找到人生中的心靈歸屬；每一次的出走，都是突破現狀的勇敢理由。　　 |